

「補天」踏盡崎嶇路 迎來天上一顆「袁熙坤星」

數年前，中國著名畫家兼雕塑家袁熙坤應邀創作了一尊雕塑。該尊雕塑先是安放在肯尼亞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總部，後經「再度創作」，於去年6月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年會期間，被安放在該論壇年會永久會址貴陽國際會議中心。

該尊雕塑，名字取自中國古代一個同名的神話故事——《女媧補天》。它應該只是後來給袁熙坤帶來巨大聲望的諸多作品之一，但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它又何嘗不是袁熙坤人生和創作軌跡的某種隱喻？換言之，袁熙坤其人其事，或許可作「補天」觀之？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（普定、安順、貴陽報道）



「補天」觀之的答案幾乎是肯定的。最新或最直觀的註腳，或許就是4月底的一條涉袁消息。

消息說，2016年4月22日，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國際小行星中心發佈99893號公報，宣佈將214883號小行星命名為「袁熙坤星」。據悉，小行星是目前各類天體中唯一可以根據發現者意願進行提名，並經國際組織審核批准而得到國際公認的天體。由於小行星命名的嚴肅性、唯一性和永久不可更改性，使得能夠獲得小行星命名成為世界公認的一項殊榮。

「袁熙坤星」的發現者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，發現地是該台盱眙觀察站，時間是2007年9月1日。從提名到獲准，並公佈結果，相距近10年，可證前言不虛。

記者見到袁熙坤，是在一個尚且散發着泥土翻耕的土腥味、草腥味，名字叫「百花歡樂大世界」的地方。袁熙坤應邀創作的貴州安順市普定縣之邀，將此前創作的20尊古今中外名人雕塑，捐贈給該新造的景區景點，令景區提供讓人流連的可能，或如各方所願為其注入文化內涵，提升其文化品位。

接受記者專訪時，袁熙坤說，世界上有兩種人，很多人是戰天派，把天戳個大窟窿就不管了。「你要做我的朋友，就要『鐵』，就要大家一起做『補天派』。」

普定，其實僅僅是袁熙坤的祖籍地。袁的出生、成長和發展，主要是在雲南和北京。如果說，「袁熙坤星」之命名，是最直觀、最切近本意的「補天」，那麼，捐贈普定，是否亦可視為袁熙坤「補天現在時」的細節之一？

善因早種的「功夫小子」

「我對那裡很熟悉，哪裡有住持，哪裡有金魚池，哪裡有玉蘭樹，我都了如指掌。」袁熙坤之「補天」，首先源自其善因早種。他所稱的「那裡」，就是昆明華亭寺。

這與袁熙坤的家世有關。其外公時南樓是慈善界聞人，外婆李友蘭是楷書書法家，早年自山東



袁熙坤為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畫像。北京金台藝術館提供

來，經營有道，頗有家資。積資修建了不少寺廟，都是聞名的居士。1945年，外公去世後，得葬華亭寺旁的方丈塔林。其與華亭寺及佛家因緣之深厚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袁熙坤生於1944年的昆明。彼時空襲警報不時響起，外婆帶着年幼的袁熙坤，時時來華亭寺小住避難。從小受外公、外婆影響，他曾被選作童子軍在滇池放生。凡此種種，給袁熙坤自小種下「善」緣，他常把家裡的東西送給周邊貧苦的孩子，還曾連飯甕一起端出去送人。

「善」緣確立性格底色，最終決定袁熙坤命運。袁熙坤早慧，青年時代即以畫聞名，曾作體制內職業畫師。

五年「魯賓遜」式生活

「文革」年代，處處要「請寶像」（即毛主席畫像），畫師職業大熱，待遇鶴立雞群。在那個普遍饑饉的年代，袁熙坤居然可以獲得像火腿一類的酬勞。「我把它仔細包好，看起來像小提琴，再搭在單車後架上回家，以免傷害那些沒有火腿的人。」

心善還讓袁熙坤不斷地產生「受虐感」。往往是袁熙坤還在腳手架上，「寶像」還沒畫完，下面就已經跪了一地的所謂「牛鬼蛇神」，向「寶像」請罪。昨天還在請袁熙坤吃飯以示慰勞的工宣隊隊長，今天就有可能變成「牛鬼蛇神」，跪在下面。

「受虐感」最終讓袁熙坤選擇離開。這一離開，為袁熙坤日後走上「補天」道路，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他到西雙版納，在原始森林裡過了五年「魯賓遜」式的生活。他遠離人，專注於畫動物。他到拉祜族苦聰山寨，這個彼時尚處於「刀耕火種」時期的苦聰同胞，時時拉開弓弩給袁熙坤當



袁熙坤繪畫的加利水壩像。北京金台藝術館提供



「中國武警十大忠誠衛士」張楠的塑像由袁熙坤擔任總體設計和製作者，本月24日已在河北滄州市烈士陵園落成。中新社



《女媧補天》雕塑。周亞明攝

被封「肖像外交家」

模特。

作為中科院西南動物研究所美工，袁熙坤在西雙版納的工作不是藝術創作，而是精緻入微地刻畫動物，基本要求第一是精確，第二是精確，第三還是精確。畫苦聰同胞，其張弓搭箭耗力巨大，心存悲憫的袁熙坤，只得強迫自己快些畫完。

「我能迅速在兩個人的臉上找出100個不同的點。」袁熙坤曾這樣自述。一要準確，二要快。這兩點，是袁熙坤日後能夠橫空出世的全部奧秘——記者以為。而這樣的心腸，這樣的手眼上的功夫，與早年華亭寺生活、與這五年「魯賓遜」式的經歷，有直接關聯。

袁熙坤之「補天」，其路徑大異常人。而直接的契機，出現在1991年。彼時，日本時任首相海部俊樹即將訪華，希望有人為其畫像。袁熙坤獲得了這一機遇，並且一發而不可收拾，先後為世界上152位外國政要畫像，並紛紛得到這些政要的簽名首肯。畫像之不自足，袁熙坤跨界以雕塑補之。由此，袁熙坤被稱為「肖像外交家」。

袁熙坤「補天」的效力

「肖像外交」讓袁熙坤得以走上一條獨特的藝術道路，並得出一個或許是始料未及的成果。在袁熙坤為其畫像或塑像的外國政要中，有48位以書面信函等方式明確表示支持當年中國申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——中國申奧，是袁熙坤在「補天」。

1995年，袁熙坤開始規劃建設北京金台藝術館，至1997年落成。建館之前，袁熙坤遊歷世界各地時，會特別留意收集、收購中國歷年散失在外的文物。落成投運，這裡首先就成了這些海外回歸的文物的「家」。而袁熙坤，自況為這個家的看門人，以民間和藝術的方式，為中國積弱積貧年代所留下的傷痛「補天」。

作為藝術殿堂，北京金台藝術館似乎還承擔了一項新的職能，那就是在藝術交流活動中，這裡還自然而然地變成了一個外國駐華使節民間俱樂部，其所發揮的作用，是獨特而不可替代的。袁熙坤及其金台藝術館的貢獻，從中國國家領導人、中國外交部到全球範圍內，任何一個國家的元首和工作部門對袁熙坤諸多肯定的任何一點中，都可得到證明。



袁熙坤設計的北京金台藝術館外觀。北京金台藝術館提供

Nicolas Tytgat 繼承家業 守護藍精靈完美世界

「藍精靈，十分勁，反斗激氣真命……」一首港人耳熟能詳的主題曲，出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經典動畫《藍精靈》。該動畫改編自同名人氣漫畫，出自比利時漫畫家 Peyo 手筆。日前，Peyo 的外孫 Nicolas Tytgat 應海港城邀請，首度在亞洲舉行大型藍精靈展覽，並公開外祖父 36 幅珍貴原稿。他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，雖然自己沒有繪畫天分，但會如母親般，努力守護藍精靈的完美世界。

現年 25 歲的 Nicolas Tytgat 表示自出世起，就與藍精靈在一起，「還記得小時候，母親每次送禮物給我，都是送藍精靈。」不單只是自己，連他的朋友也一樣，「小時候我們會舉行聖誕節派對，與朋友一齊玩兼互送禮物。朋友們都知道我每年送的禮物都一樣，就是藍精靈漫畫，明明毫無驚喜，但他們收到時仍然歡天喜地，很難以置信。」

最喜歡暗藍色

Nicolas 形容藍精靈住在一個完美世界裡，「他們每時每刻都很開心，每一個藍精靈均擁有自己獨特的個性，清楚知道自己的需要。而我們則住在一個充滿悲劇的世界，又不知道該做些什麼，所以我其實很想住在他們的世界裡。」問到 100 個藍精靈中，哪個代表他？他遺憾



海港城放置了多個 1 米高的藍精靈。中新社

地表示：「沒有，因為最細的藍精靈 BB 在我出生前已經有了。但我喜歡小野人 (Wild Smurf)，他戴綠色帽子，住在森林裡。記得我兒時很喜歡爬樹，母親也說我像外祖父，熱愛爬樹。」

藍精靈外形討好，談到為何用藍色？Nicolas 直言：「這是個很好的問題。外祖父不知道該用什麼顏色，問外祖母意見。因為藍精靈不能擁有類人的顏色，所以黃、黑、紅都不行，用綠色又怕與森林撞色看不到，最後外祖母決定用藍色。而且藍色是一種很平和的顏色，我覺得他們選得很好。」眼見他一身打扮都是藍色調，



Nicolas Tytgat 笑稱畫畫不勁。陳敏娜攝

他直認不諱最愛藍色，「而且我眼睛都是藍色的！所以我自小就愛藍色，藍色其實分很多種，我最喜歡暗藍色。」

飲恨無繪畫天分

外祖父有一手好畫功，Nicolas 原來都曾經想過繼承外祖父衣鉢去畫畫，可惜他慨嘆自己沒有遺傳到繪畫 DNA，「我試了很多次都不成功，最多畫到藍精靈的頭部，但畫得不好。相反弟弟和妹妹都擁有繪畫 DNA，我很妒忌他們，幸好我遺傳了母親的管理天分，我希望如同母親般，努力去守護藍精靈的完美世界和美好形象。」

因此，Nicolas 自 2008 年開始加入由 Peyo 家族管理藍精靈的授權公司 IMPS，並於前年起專責生產及全球發行藍精靈毛絨玩具的項目。他為了尋找靈感，於今年 1



小朋友也與藍精靈合影。

月首度訪港，「香港實在太美妙了，給了我很多啟發，所以我當我一個月前得悉可重臨香港時，真的非常興奮。」而今香港之行之後，他對香港的好感有增無減，直言：「我肯肯定我會再回來。」

最後，他以「快樂」一詞去形容藍精靈的精神和價值觀，因為他們無憂無慮，總是滿載笑聲。他表示自己作為藍精靈的第三代，期望將來有了小孩後，可與孩子們一起看藍精靈，把藍精靈的故事口耳相傳下去。至於孩子們會否步外祖父後塵畫畫，他坦言：「會讓他們試，看看他們有否遺傳到天分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敏娜

藍精靈·十分勁亞洲巡迴藝術展
日期：即日起至8月9日
地點：海港城